

2024年4月5日

星期五

责任编辑:朱洁

美术编辑:肖星平

校对:谭智方

“清明”是24节气之一,那些花,那些树,那些雨,那些山,那些河流……在这个日子,清洁而明净。

“清明”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祭祀节日。每个人的生命时长是有限的,但是每一个生命,却因为被记住而不朽。一年又一年,一代

又一代,于是有了伟大的中华民族。本期文苑特刊发一批与“清明”相关的作品,邀约广大读者一起感受传统文化,共赏清明时节之美。

编者按

随笔

我住在一座河流边的城市。

一旦遇到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春节,我便喜欢独自来到河边怀念。水汽氤氲中,适合把眺望的目光投向上游,那里有我生命的源头。在河流的上游处,一个孤舟蓑笠翁,在江上垂钓。那是我的外祖父,我和他从未见过一面。在我母亲十六岁那年,外祖父就咽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。半年后,外祖母也跟着走了。所以,在我的生命里总觉得有一个窟窿,在那里嗷嗷待哺。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外祖父外祖母的人,打量自己的生命链条,或许是有缺陷的。外祖父外祖母的坟,就在那条河流边,后来河流下游修建一个水电站,两座瘦小的坟被迁移,挖出来尚有残留骨头的碎片,其中头颅里的牙齿还在,像是仍在呼喊。呼喊声中,应该有我的名字吧。

如果创造我生命的那一天,一个小小的时间节点没有跟上,或许那个生命就不再是我。一个生命就这样轻易地错过来到地球的机会。那么,这颗生命的行星,漂浮在茫茫星空,最终又会降落在哪儿?我爷爷做父亲那一年二十四岁。爷爷说,在我奶奶以前,有媒妁之言,他和另一

个裹脚的女子准备结婚成家。也就是说,我的奶奶,换作了另外一个女人,这样推理下去,也就没有了后来成为我父亲的这个男人,我这颗生命的行星,不知又缥缈在哪里的星空。

每当我面对发黄的家谱,那些蚂蚁一样的文字,像一场真相不明的叙述,像电视剧里的帝王生活逸事,大多出于对历史的胡乱想象。真实的历史,它到底隐藏在哪儿?清晰的生命源头,它又是在哪一座山峰、哪一条支流悄然改道而行?创造我生命的万千链条,一旦一个小小的链条断裂,我将不再是我。原来我降临世间的生命是那么偶然,就如一粒尘埃,它被宽容地收进太阳的光芒里,同样是偶然。生命的一切,都带着传奇与宿命般的色彩。

我对生命之源保持着一份幼稚或是虚浮的想象,是因为大部分时间,我是一个寂寞之人。这让我时常恍惚地生活,感觉都是一场假象。比如我这样发问,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?我祖先的故乡在哪儿?有一天我坐在一个人流熙熙的地方发愣,灵魂卫星一样升空,我已不再是我,庄生梦见了蝴蝶。那一年夏季,暴雨中泥石流暴发,我们跌

跌撞撞穿行在一个偏僻的乡下村寨。那是我和几个远房兄弟,去寻找我们祖先的诞生地了。那一年,我睡不好觉,总觉得半夜有人喊我,恍惚惚爬起来回应。我知道,是长期积压的心病犯了,我这样一个顽固而执拗的人,一直在眺望生命大河的源头。那一年,我还去了黄河壶口瀑布,十几里地外仿佛就听到了瀑布传来的水声,看到了腾起的水雾,每前进一步,心就收缩一次,痉挛一回。而当我在凋敝的村寨,去寻找那早已没了踪影的先人之坟时,我失落了。我像一片飘零的树叶,来寻找它寄托的根。可根已不在,泥土里根的痕迹似乎还在。据当地村人说,我的祖先,就是四百多年前从这里启程,移民到了战乱后人烟荒芜的地方。

就是在那里,我看见一个同姓的男人,发觉他的面部表情和父亲居然神似。他突然开口说话。天啊,多像父亲的声音!我扑上前,胸口发烫地拥抱着这个男人,我给了他二百元钱,他笑呵呵地连声说感谢。离开村寨,我突然感到一切是那么揪心难舍。我在这里找到了四百多年前遗落的故乡,在这里似乎破解了生命遗传的密码。

那次回到家后,我嗷嗷着把寻根的见闻断断续续告诉了父亲。那一年七十岁的父亲,听我说一个男人和他相像,神情别扭起来。我跟父亲作出解释,在那里,还有先人们的后裔,搏动着我的血脉。天底下,阳光照耀着同样的微尘。这让我对这个生活的世界,带着一种别来无恙的亲切和遥远的相思。自从那一年后,每到传统节日,我的目光就奋力穿过山峦与河流,把那里深情地眺望。

去年某日,我看到来自天南地北的一些人,来到城市大河边。他们一路走,一路停,一路看,一路问,一路笑,也一路流下想念故城先辈的泪。汪洋之下,曾经就是他们的房屋天井,胡同院落,老树昏鸦。在河流边,追溯生命的源头,生生不息的生命薪火接力,水汽蒸腾中,水光山色如梦如幻。我遥遥作揖,心生感激。



记事本

父亲像地气

肖斌

每当早晨我刷牙,蹲厕所里吭吭哧哧地咳的时候,总会想起父亲。那时候父亲每天都很早起来,在老房子小餐厅的角落里,对着垃圾桶先来一袋烟。他抽水烟,抽完烟,他到厕所刷牙,就是吭吭哧哧地咳。

像几乎所有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一样,儿子与父亲之间,有着鲜明的、难以逾越的代沟。我、我的朋友们,所有的儿子与父亲之间,没有一对是关系处理得好的。小时候儿子被父亲打是家常便饭,长大了父亲看儿子个头比自己还高,一般不动手,但骂那是雷霆震怒。

我家三个孩子,两个女儿一个儿子,我是男丁,只有两间卧室。父亲一个人占一间卧室,按道理我应该与父亲一间房,但我不干,结果就是姐妹俩和母亲三个人挤一张床睡,旁边是我的单人床。电视机原本只有一台在客厅,三位女性追爱情片,父亲只要看战争片。他人单势孤,偶尔争赢,也没人和他一起看。父亲下决心存了钱,为自己买了一台小一点的电视机,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。他在家里的空间就两个,一个是睡觉的房子,一个是小餐厅的角落。他不是独自在他房子里看电视,就是在小餐厅角落里抽烟、喝酒。

跟我一样,父亲的朋友非常少,常来我们家的是吉叔叔。来了,也是他俩坐在小餐厅角落里两张木头矮板凳上。父亲有几支水烟枪,他们抽几口水烟,喝两瓶啤酒。父亲很早就把白酒改为啤酒,当时啤酒比白酒要贵得多,所以吉叔叔来我家,主动不要啤酒,他喝白的就行。父亲于我而言更像一张白纸,我们没有过沟通交流,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理想和现实。我看到的只是他在家里的情况,看到他坐在小客厅黑暗的角落里沉默,沉默久了,就垂着头在那儿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
厂里有单身楼,在我的强烈反抗之下,管厂里房子分配的父亲,终于给我在单身

楼弄了一个住处。他给我弄的这个房间别人不好提意见,毕竟我家孩子多,又有男孩女孩嘛。更主要的是我这个房间靠男厕所,男厕所的特点是男的撒尿对着墙壁撒,年深日久,一墙之隔的这边墙壁也浸出了尿迹,没人肯住,我爸把它当杂物间,放公家的床铺、书桌、椅子、扫把之类的杂物。我搬出去了,姐妹俩跟我一样高兴坏了,原本四个人一间房变成三个人一间房了。

母亲说过她和父亲的相识。当时她十几岁,不懂事,舅舅他们也没见过世面。父亲从株洲去到涟源外婆家,穿着没五星的军装,又提了很多礼品,母亲嫌家人都懵了,不知道父亲是个什么官,就跟父亲结了婚。

我和父亲要不不说话,要不就是吵架。他去世之前有次我在单身楼下修自己的摩托车,他来了,我们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。我喊他一声“爸”,忽然,他本来严肃的脸上布满了笑,每一条皱纹里都是笑意在荡漾。我现在都记得,他的笑容震撼了我,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。他历来重男轻女,可他看得最重的这个儿子毫无建树,至今一事无成。如果他是一本书,真的很抱歉,这本书我从来没有翻过。这本书静静地摆在我血缘的上游,随波浪轻轻起伏,我从那里面,没有它就不会有我。

1998年父亲离世,葬在石峰区福寿陵园。如果把父亲的年龄定格在他离世的年龄,现在的我,比父亲只小9岁了。我们三个孩子现在两个在外地,做不到每年清明回家扫墓。

父亲名叫肖求生。我的身体是他给的,我的性格、弱点,处处有父亲的印痕。父亲早年离开家乡独自来株洲工作,爷爷奶奶去世早,我没有见过。我在株洲出生,所以父亲对于我就是大树的根,仿佛地气,烘托着、环绕着我,尽管看不见,却时时感觉得到地气从我的骨头里、为人处世里升上来,弥漫开。



正月还没过完,河边柳丝刚吐出新芽的时候,瓜爷病了。胆总管结石加肝脏结石,后来引发胰腺炎。病房也从县中医院转到了省人民医院。

瓜爷这病其实养在身上很久了。每年不定地发作一次,每次去医院打针消炎个把礼拜,安托一下那些时刻准备起义的病灶们,也就会稳定住病情。本以为这次也可以这样操作,不料事与愿违。这次这些宝贝们没那么听话了。消了几天炎,有所好转,不发烧也不打摆子了,于是就出院了。出院不到24小时,又发作了,瓜爷全身冒汗,脚软手软,打着寒战躺在被窝里等他的儿子送他去医院。还说心脏怦怦跳,还绞痛。本以为给他吃几颗救心丸,就会没事,但还是不顶用。第二天凌晨三点多,叫了救护车送进了病房,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。

因病情治疗需要,七十多岁的瓜爷洗了三次胃,禁食二十多天,人一下子瘦了许多,眼睛就显得格外大而无神,腮上的肉挂两边荡来荡去。亲戚朋友闻讯都赶到医院看望。病情稳定的时候,瓜爷神色精神,思维清晰,一向他的兄弟姐妹们汇报他的病情,似乎不向他们讲清楚,就对不住他们的关心关怀似的。有的一天能打来几通电话过问,有丝毫不清楚的地方,都要问清楚,讲透清楚。有的过一阵子没听到或看到有关瓜爷的消息,又会询问病情进展情况。这时候,瓜爷就会像年轻时他给学生们上课一样,扯着嗓子在电话里把病情的来龙去脉说起,时间则追溯到三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,包括病理原因、身体状况、身心感受等等。

医生建议瓜爷手术。瓜爷不肯,他的亲友团也不赞成。七嘴八舌一通劝,好端端地做什么手术,胆囊炎而已,为何要割掉一叶肝?肝是啥?肝是心肝宝贝的肝。割了肝那还得了!那不行,瓜爷坚持要出院。亲友团也怂恿他出院。第二轮病情好转,瓜爷出院了。出院也好,这一个多月的医院陪护,儿子已经筋疲力尽了,白天上班,晚上陪床。不是病人都感觉要得病。

一家人欢欢喜喜迎接了瓜爷病愈回家。小区邻居围着瓜爷细问,以示关心。大家正聊得起兴,不料瓜爷又是一阵寒战加心跳加速,脚软

手软地发作了,这是第二次出院不到24小时。

怎么办?老婆急了,儿子儿媳都不在家。遂拨打电话叫他们火速赶回。瓜爷第三次入院了。儿子心一横,坚决不能再听瓜爷和亲友团的了,听从医生的建议转战省人民医院。听说那里有一位医术高明的专家,可作微创手术。

樱花开得如火如荼的时候,瓜爷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出病房前,一向大公无私,刚正不阿的瓜爷抓紧抓住儿子的手,转动那颗乌鸡蛋似的大眼睛,掀开苍老下巴的厚嘴唇,怯怯地说:“崽,你到医生那里打点一下,叫他们把手术做好点!”儿子弯下腰,耐心对他说,用不着,我会跟医生说的,你放心吧!医生技术很好,微创手术很简单,没事!去吧。瓜爷听话地将手缩进了被窝里,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室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没出来。两个小时过去了,没出来。一上午过去了,还是没出来。下午一点多的时候,医生端着盘子在窗口叫着:“某某某的家属请过来一下。”儿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过去,只见一个不锈钢的盒子里,一堆鲜活的内脏样的组织,似乎还冒着热气。那是瓜爷肝脏上的病理组织被端了出来。儿子一看,心里一酸,脚不由自主地发了软。儿子心疼父亲遭此苦难,不觉眼泪就掉下来。

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手术,瓜爷从手术室推出来了。手术很成功,只是在腹部打了五个直径二到三厘米的微创口,用纱布捆紧了。鼻子插着氧气管,腹腔管;手上脚上安了心电监护器;左上上插着输液管,五个微创口都接了管子,在体外吊着袋子,另加一个尿管子。整个人被各种管子包围了。

刚出来时,瓜爷神志不清,眼睛时睁时闭。老婆和儿女们怕他睡过去,在床边一个劲地呼唤他,和他说话,但此刻的瓜爷因麻醉药的作用,一直昏昏入睡,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清醒一些。大清早,儿子在家庭群发了瓜爷醒过来的视频,只见他躺在病床上,显得格外虚弱,瘦小,苍老……

清明节即将来临,往年,瓜爷都要带我们一家人回老家扫墓,今年也就免了。我想,只要真有孝心,都不必在百年之后去现场扫墓,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,珍惜眼前健康的老人,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日子,那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

瓜爷入院记

魏芸霞

小小说

株洲味

采蕨菜

八团

万物一派生机之时,我不禁想起了故乡,想起了故乡的蕨菜。春来思蕨菜,年年如此,竟成为我这个流落他乡的株洲游子抹不去的乡愁。

故乡蕨菜随处可见。行走在上学的乡间小路,或是漫步在田间地头,都能见到它们的踪影。故而,采摘蕨菜对于株洲人来说,不需要专门计划和特意准备,放学或者农活归来顺手就能摘上一大捧。如果还想吃,下次再来采摘便是。一阵风雨过后,又漫山遍野地长满了鲜嫩的蕨菜。

生鲜蕨菜最为常见的吃法便是清炒。将采摘回来的蕨菜除去老、烂、坏、枯的部分,洗净,焯水后捞出,切成一两厘米长的小段。起锅烧油(最好是猪油),等锅内油热冒烟时,投入蕨菜段,大火翻炒几分钟,加入几颗拍碎的大蒜头,继续翻炒至锅里飘出浓浓的蒜香味时,再撒上适量的精盐、味精,沿着锅边淋上少量的清水,最后翻炒至锅里水干,便可出锅。此种吃法大蒜头跟蕨菜既是绝配,又能完美地呈现蕨菜的原味,生鲜的蕨菜具有强烈的黏滑口感,而且散发出一股浓郁的似青草的味道,经过与大蒜头独有的蒜香味融合,这种味道就变得柔和多了,甚至让人喜欢。

最奢侈的吃法是腊肉炒蕨菜。取肥瘦相间的腊肉,切成约三指宽的薄片,下锅煸炒至出油出香味,加入焯过水的蕨菜段,切好的干红辣椒段、拍碎的大蒜头,翻炒等锅中肉和蕨菜快熟时,加入适量精盐、味精、生抽以及少量的清水,继续快速地翻炒,整个过程“动作要快,姿势要帅”,等锅里水将要烧干的时候,便可以停止翻出,起锅装盘了。一道腊肉炒蕨菜完美地呈现在眼前,腊肉晶莹剔透,蕨菜鲜嫩爽滑,辣椒段红艳火辣,碎大蒜头雪白辛辣飘香,这道菜色香味俱全,既“赏心悦目”又“秀色可餐”。

在特定的季节对特定的故乡美食的怀念,古已有之。晋代名士张翰,在秋风起时想起了故乡吴中的鲈鱼和莼菜,于是便有了“莼鲈之思”的典故。而我同样是身处异地他乡,在这春和景明的日子里,能不思念故乡的蕨菜吗?

现代诗

外公

阿真

清明前后,我常梦到他
光头善良的老人
一人独站门前。有时雨,有时阴
总之群山朦胧

陡坡上隐现杜鹃花丛
他一人孤独地张望,等谁归来
但那个家早空了

后代散布各地。光头善良的老人
独自拾柴烧火,打算做飯
我在他身旁走过,他没有感觉
仿佛我是鬼魂,他看不见我

光头善良的老人
一直孤独地等待
直到大河奔流,随波涛
隐入夜色。他消失了
而我恍惚醒来
仿佛睡了千年



散文

清明茶

黄伟兴

把刚烧开的水注入壶中。刚泡出来的茶水黄中带绿,杯中有着几片细小的茶叶,此时茶香弥漫。我迫不及待地凑过去趁热嗅嗅茶香,捧着茶杯吹了口气,嘶嘶地喝着。清代《陔馀闻》载:蒙顶贡茶从唐至清,千多年里岁岁入官,年年进贡,以供皇室“清明会”祭天祀祖之用。爷爷说,清明茶滋味醇厚,有养肝明目的效果。趁他说话间,我却早已一饮而尽。品茶是没品出什么意境,只知道清明茶很解渴。

在一次午后的大雨中,有人敲响了家里的大门。爷爷打开一看是位避雨的陌生大叔,便将他邀请进来,递上一壶热乎乎清明茶,两人一边喝,一边聊怎么喝茶泡茶。片刻后,大叔说他着急赶往隔壁的村里做事,见雨还大着,爷爷就将自己刚买的雨衣赠予了对方,自己却戴着破旧的斗笠目送着他离去。每到清明时节,我都会想到爷

爷,想起那娴熟的动作,令我神游天外,茶叶在茶壶中经过热水的冲泡慢慢地舒展开来,那微苦又清甜的香味此刻不能被茶所收藏,它们渐渐地扩散开来,我似乎领悟到了什么。厚度与温度才能激发纯正的茶香,像久泡之茶温以待人,不失茶的本性……

从此,每年清明时节,爷爷都能收到一大包翠绿的茶叶,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:“一壶清明茶”。这一壶清明茶,不仅是对味觉的一种慰藉,更是对往昔岁月的一种缅怀。它们在热水中慢慢展开,就像是时间一点一滴地解开过去的故事。爷爷坐在窗前,手中的茶杯轻轻摇曳,茶香袅袅升起,似乎能够穿越时空,带他回到那些温暖而又遥远的日子。清明茶,不只是一种饮料,它仿佛是一座桥梁,连接着现在与过去,现实与回忆,每一次品茶,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。